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 
主编：姚海军

# QUEEN OF ANGELS

[美] 格雷格·贝尔 著 刘宇韬 译

# 天使女王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QUEEN OF ANGELS

[美] 格雷格·贝尔 著 刘宇韬 译

# 天使女王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QUEEN OF ANGELS  
Copyright © 1990 by Greg Bear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 
2015 SCIENCE FICTION WORLD  
All rights reserved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女王/[美]贝尔 著; 刘宇韬 译. — 成都:  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5.6
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8092-6

I. 天… II. ①贝… ②刘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  
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0737号  
图进字 21-2011-76

##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天使女王

出品人 钱丹凝  
丛书主编 姚海军  
著者 [美]格雷格·贝尔  
译者 刘宇韬  
责任编辑 宋 齐  
特邀编辑 敬雁飞  
封面绘画 赵恩哲  
封面设计 杨 爽  
版面设计 杨 爽  
责任出版 欧晓春  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  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  
印 张 17.375  
字 数 320千  
插 页 2  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 
版 次 2015年6月成都第一版  
印 次 2015年6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 
定 价 48.00元

ISBN 978-7-5364-8092-6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此书献给亚历山德拉  
致以我永远的爱  
从她出生以前  
直到 10000000000\*以后很久

---

\*二进制数字,换算成十进制后等于2048。



# 卷 一



1100 – 10111 – 1111 11 11111

练习一:

想象一下这幅图画,灰白的天空笼罩着幽暗枯槁的树。树枝刺目地蚀刻在单调的背景上。这幅图画恒久不变。它灰得毫无生机,即使闭上眼睛也想象不出它的活力。这不仅仅是冬天,毫无疑问;这是死人眼中的最后景象。现在问:你想要安详和宁静吗?

练习二:

这是一片麦田,每条麦秆都显得很完美,是一片人类的田野。这儿有一样东西,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完美的;而找出那样东西、碰触它就会改变所有人。现在问:完美是确然的吗,我们只有死亡后才完美吗?



# 1

玛丽·蔡泡着醋浴，黑如逆戟鲸的皮肤在水中闪闪发光，水纹不断碰触着身体。这是她七十二小时以来第一次如此清闲。空气中飘着酸味，惹得她鼻头发痒。她握着从桑普勒博士办公室拿来的高级纸质版官方手册，通过索引找到《压力下出现轻微褪色》一章，想查出为什么她臀部的皱痕会从黑色慢慢变成灰色。你每两周泡一次醋浴吗？手册质问。

“是的，桑普勒博士。”她确实来泡这半小时的醋浴了。

如果皮肤因压力而发生褪色，可以提高进行醋浴治疗的频率。黑色素的替代品会从上至下、通过维生素供给和表皮营养液输入。褪色可能是因为衣服太紧（可以穿得宽松一点或换一种着装风格），或是由糟糕的营养吸收引起，不一定都能通过维生素治疗改善。如果变色只持续了几小时或者一天，那就无需担心：这在适应新身体的第一年里是很寻常的。

“很好。”桑普勒博士没有警告过她会有这样的小麻烦。玛丽合上手册，把它放到瓷砖漱洗台上，然后仰起头，让头发浸入水中，洗去这三天来的污垢和汗水。

她洗不掉脑海中那八个年轻巢区居民肢体损毁的画面。昨天

晚上,第一支调查组接到社区医探发现人类尸体的报告,前往东区第一巢<sup>①</sup>的三栋。他们在头两个小时里架起探测仪,分析现场并扫描了热源,之后速冻装置便冻结了整栋公寓。玛丽是当值人员中资历最深的,因此从七点钟她被委任为这桩罕见谋杀案的负责人开始,就一直忙碌至今。

公寓冷冻后,法医便可以开始慢慢地一层层研究整个谋杀现场。从大尺度到微生物级别,一切都将经过筛选和分析。到了明天,最迟后天,他们就能知道过去一年里出入公寓的所有人的信息了。多亏了《瑞普金修正案》,人们的皮肤组织、头发和唾液痕迹是跟医疗记录绑定的,上帝保佑那个混蛋。通过微生物群落异常和对源点的推测,她可以从嫌疑人公寓的每一个房间里找到犯罪痕迹。感谢进化学和线粒体DNA。

她闭上眼睛,脑海里仍旧是那些硬邦邦的尸体,它们盖着一层薄薄的霜,周围凝着黑暗寒冷的血泊,当中的记忆和生命早已离去,只留下一个以人体为材料的可怕谜题,等待着解谜者的到来。

这是二十八岁的玛丽·蔡警察生涯的第五个年头。玛丽能力出众,加上法律禁止歧视自愿转换者(感谢瑞普金之前的平权主义者),她在三年半间不知不觉升为了监督调查组的中尉。她自愿继续待在调查组,并将其视为毕生的事业。玛丽并不喜欢死亡,她只是喜欢解开谜底抓获罪犯的感觉。她喜欢追捕社会中的食人魔、寄生虫和那些未接受治疗又不能适应社会的人<sup>②</sup>。

---

①《天使女王》中,未来的洛杉矶大致被划分为巢区和阴影区,前者高大华丽,装有巨大的镜面以反射日光,后者被前者遮蔽了阳光,故称为阴影区,多为贫民所居,又被进一步划分为若干“周区”。

②《天使女王》世界观中,美国盛行心理治疗,认为普通人心理均不健全,并以是否受过治疗将人划分为受疗者与未受疗者。但有少数不需接受治疗便能保持心理健康的人,他们被称为天生健康者或自然人。

玛丽仍然相信,在与挑选者及其他法外复仇者的斗争中,她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。这些人的行为给所有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,而她的解决方式则建立在迅速果断的司法制度、强制治疗或监禁之上。百分之九十五的罪行都可以通过治疗解决:把犯人交给治疗师,后者会找到并消除病态的犯罪动机。

在她赶到现场两小时后,警官们带来了一个可能的证人:一个憔悴的男子,头发已经开始花白,名叫R.费特,是公寓主人E.戈德史密斯的朋友。当时玛丽还没进过公寓,但她已经通过现场刑侦人员了解了大概情况:房主的嫌疑很大。

经过一番审问,费特也没透露什么信息,很快便被释放了。她犹记得他的反应:他像一条被提到半空中的鱼一样迷惑,当她提醒说,他可能会因为没有举报戈德史密斯的精神异常而被指控时,他很惊愕,也很恐惧。起初,她对这个阴影区居民有些蔑视,他表现得是那么惊慌失措。

她抬起一只手,看着水珠顺着自己海豚般光滑的皮肤滴落。现在她为这种想法感到歉意,她对他太苛刻了。玛丽并不经常处理谋杀案。费特什么都不知道。但作为朋友,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有异常呢?

泡得够久了。她从黑色的塑料桶里站起身来,哼着流行曲。小小的翡翠色阿贝特——这是她上次加薪后买的中国款——拿着叠好的制服出现在她眼前。

玛丽吹了声口哨,房屋管家便开始朗读她收到的信息。她在屋里走动,它充满阳刚气的声音便一直跟随着她,穿过了三个房间。“西奥多拉·费列罗给你打了个电话,没有留言。”管家说。

她已经有三个月没跟费列罗联系了。她的这位朋友正在争取晋升,玛丽猜她一定非常忙碌。她们在学生时代曾经走得很近:当

时费列罗刚刚完成一次小型治疗，表面上已经实现身心平衡，其实还很脆弱；而玛丽才完成她的转换，同样觉得自己像是一只软壳的虾子——手术一完，她就被带到军校的同学那里去了。之后，她们的日子都异常艰难。西奥多拉错过了两次晋升机会，在少尉军衔上止步不前。“回拨，通了以后叫我。”她说。

美国的百万大众有三分之二渴望获得一份高薪工作和一个巢区居所，但玛丽·蔡和他们不同，她不需要治疗就获得了成功——前门背后挂着一个相框，里面是她所属部门最新的治疗需求评估结果。她天生就是个身心健康的自然人，一次就通过了特工测试，而每年的洛杉矶警署测试也通过得同样轻松。她的评估值一路平稳攀升，大脑各个区域都很正常，表明她的人格、子人格和才能处于平稳均衡的状态。她的思维方式很得体，自我意识的强度也恰到好处：她清楚自己是谁，能做什么；她了解该如何自尊自信，如何在不可避免的挫折中避免受到伤害。她是一个成熟的年轻女性，具备晋升的条件。评估结果就是这么显示的，但玛丽在自我反省时，对这种评判持保留意见。

她工资很高，但从挥霍，唯一的“奢侈品”就是位于北区第二巢第二足高处的一间公寓。这房子空旷而时髦，色调兼具暖灰、天鹅绒紫和深黑。这里是逃避巢区亮如白昼的午夜的最好屏障。她可以暂时忘却自我，变成这个房间的一部分，暗黑的肤色与房间装饰融为一体，也可以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迎接第一手的阳光。她不需要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她对艺术和文学没有追求，也不羡慕那些与她截然相反的人。她是为追捕而生的，而非歌颂人类的灵魂。

她的私生活也同样简单，就是五项力量集中训练，其中就包括战阵舞：那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战斗，用来激发身体全部的潜能。这些活动都在一个空荡荡的小房间里进行，四面是白色的泡沫墙，

她的身影倒映其上,就像扫在空白帆布上的笔墨。

训练结束后,玛丽小心地穿上制服,把单分子纤维网护甲的关键节点封好,抬起防止脚在供血不畅时出现麻痹状态的支撑靴。她的等级不允许日常携带武器。她并不是常规战斗人员。过去十五年来,美国的暴力犯罪大幅减少,因为接受过治疗的人不会主动寻求暴力。

她深色的眼睛冷静异常,但既不空洞,也不冷漠。她转换后的声音低沉而不乏甜美的温柔,充满力量而不乏母性。她可以哼唱摇篮曲,也能发出警察特有的威胁咆哮。

玛丽·蔡安静、稳重、高大,皮肤犹如夜一般黑。她拥有想要的一切,除了自己的过去。过去的一点残留物全躺在卧室衣柜抽屉的角落里,那是一个盒子,里面放着过去的家庭照片、磁盘和储存条。

她站在衣柜旁,忽然对西奥多拉的来电产生了一丝清晰的不祥预感。她抚摸了一下那个抽屉,又弯腰轻抚她的乐福,一只红白条纹的小猫。它蹭着她的靴子,喵喵叫着,栗色的眼睛机灵而耐心。这是她与少女时代仅存的联系了;小猫是玛丽的父母在她高中毕业后送给她的。

“连接西奥多拉·费列罗。”管家说道。

“把视频连上,”玛丽告诉管家,“我要在客厅通话。”她快步来到电话面前,弯腰整理了一下护甲上的褶皱,然后直起身,从容不迫地道,“你好,西奥,好几个月没联系了,能再听到你的声音真好!”

玛丽没能看到她的朋友。费列罗的视频处于关闭状态。“是啊,感谢你打过来,”对方的声音紧巴巴的,“有件事我應該告诉你。”

“你成功了?”玛丽问,她很确定西奥多拉通过了。

“没有,”费列罗说,“已经三次了,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被推荐进

一步的治疗。”

玛丽既惊讶，又同情，“告诉我是怎么回事。让我看看你，亲爱的，我的视频连着呢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费列罗说，“但我不会打开视频。”

“抱歉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见你，玛丽。我不想刺激自己。”

“你让我感到不安了，西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没通过。这句话就已经足够了，你不觉得吗？”

“西奥，我现在正在处理一起非常暴力的大型谋杀案，死了八个人。进展很慢，我马上得回去继续我的工作。”

“我很抱歉现在说这些，但是你本来就比我占优势，我拒绝参与这种竞争，玛丽。”

“我有什么优势？”

“你是个转换人，与众不同，你是受保护的。警察不敢让你回去治疗，不然你一哭闹，联邦警局就会介入。他们不敢碰你。”

“这都是胡说。”玛丽感觉怒气涌到了脸上；她的脸色不会变红，但她能感到脸红。

“我不觉得是胡说，玛丽，现在我真的很想把你挂断。”

“西奥，我很同情你，但别拿我撒气。我们一起度过了学生时代。你对我很重要。他们想让你做什么——”

“我不需要告诉你！你是个该死的异种，玛丽。我不连接视频，是因为我不想看见你。我甚至不想跟你说话。你让我不可能拿到高分。当你的人生赢家吧，亲爱的。”电话塔的一声断了。

玛丽呆呆地站在放电话的灰色小桌前，紧紧抓着桌角。她低头看着自己光滑的黑色手指，先是绷紧又放松，然后将手从桌上抽回。几个月前，她就发现西奥多拉声音里的剑拔弩张了，但从未想

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玛丽心里一边想,这就是为什么警局要她做进一步治疗了;一边则不禁问,为什么她这么恨我?

为了不让这个问题继续萦绕在自己的脑海里,她穿过客厅,打开了文学视频。网上的新闻都在说,AXIS<sup>①</sup>的信息终于穿越群星到达地球。玛丽面前是探测器进入目的地轨道的模拟场景。她心不在焉地望着屏幕,纷乱的思绪慢慢地涌入心中。

为什么她要进行转换,为什么她选择了这样一个“怪异”的外观呢?是为了获得优势,还是为了改变她不甚满意的外表、以求配得上自己的内心?

玛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能够接受那只经过转换的红白猫,却不能接受经过转换的女儿。她已经有四年没和家人联系过了。

而如今轮到了西奥多拉,她为数不多的朋友当中,曾经最要好的一个。

她回到抽屉前,打开它,拿出一个装着巴掌大磁盘的信封。只有在极度不快、急需改善情绪时,她才会翻看这些纪念物。她将磁盘放进读取器中,找出4021号照片。这是张彩色照片,但并非3D,里面的她仍旧是二十岁女人的形象,高一米六五,皮肤苍白,圆圆的脸上露着愉快的笑容。照片中的年轻女人穿着一件三十年代中期流行的蓝绿相间的露脐装,左肩和大半条右腿都裸露出来——毫无吸引力的装扮。在年轻女人背后是一栋白色的木质房子,那里如今是斑鸠城的阴影第五周区。她的脚旁趴着乐福,它比现在瘦两公斤。这是原原本本的二十岁的玛丽·蔡,雄心勃勃却平平静静,聪明过人却从不张扬,只求安静地完成她的司法专业学习,获取足够的雇员信用等级来为转换手术贷款。

她眯起黑色的眼睛,绷紧嘴唇,将磁盘塞回了信封。

---

①即后文中出现的外太空星际探测器。

疯人院地球如此疯狂，生在这儿便毫无选择。我们都如同疯子一般。庆幸的是，我们的疯狂爱着我们。

## 2

憔悴而紧张的理查德·费特站在公交车上，身体随着汽车转弯而倾斜，直立的膝盖碰撞着坐着的乘客膝盖。他仍在发抖，为今晨的消息而震惊。

三个站之前，圆形的白色小自动巴士就已挤满了阴影区的男女老少，他们外表形形色色，但都是现代生活的受害者。巴士再也挤不上人了。

光线透过车窗照到乘客身上。东区第一巢的三座塔楼上，高耸的齿轮啮合镜臂缓慢旋转，五颗太阳闪耀其上，将光慷慨地赐予地面的生灵。今天可不是什么好日子，受尽了本不该受的折腾。尽管这让我有个好故事可讲，能让夫人的讨论组兴奋五分钟，吸引来一点注意力，令我暂时忘却戈德史密斯，暂时忘却他干的好事。是他干的吗？男人是会杀人的诗人，女人是会吃人的天使——他说过这种话，只是从不曾写下来。戈德史密斯就是会杀人的诗人。他竟把我给牵扯进来了。耶稣啊，我可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人啊。



巴士驶进一堵桉树墙内。五颗太阳被挡在外面。他拉了拉刹车绳,巴士停在了通往高处别墅大门的路旁。这里就是罗夫人的山谷豪宅。

他走下车。小巴士在修补过的柏油路上轰鸣而去。理查德站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,低着头,眼睛半睁,在心里思索着:我该怎么说呢?要争取最大程度的净化。真糟糕。他们全都认识他。

罗夫人有一头红发,六十岁,认为人类是值得培育的对象。她喂养她的门客,给他们提供娱乐、卧室和床,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倾听,为他们提供需要的所有东西,除了平等,因为她不是他们中的一员。她的确生活在阴影区,但绝不是阴影区的一员。巢区对于她来说也是一样。她声称,她蔑视那些“冷血的完美主义乌合之众”。

罗夫人和她的门客不是同类,正如她同她的花园和猫不是同类一样,但她也同样仁慈地关照着它们。

就把这事儿当作故事来讲。虽然很做作,但也不失为挨过痛苦时光的一个方法。告诉他们,我差点儿被当作谋杀犯。八个人死了,可这样我才有五分钟来告诉所有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,因为我们都认识戈德史密斯。警察还指责我没有举报他,尽管我明知他需要治疗,那种我不需要的治疗——我不需要。我要在她出现之前开始讲故事,这样她就会要求我重复一次,从头到尾再听一遍。这样我受关注的时间就能长一些。

理查德打了个哆嗦。基督!我是个人畜无害的人。饶恕我吧,但我配讲这个故事。

他在宽阔的石阶梯上迈了两大步,不理睬两旁造于上个时代的破损的石狮子——它们又是模仿上上个时代的风格而造,走进这间大宅仿西班牙式的门廊。